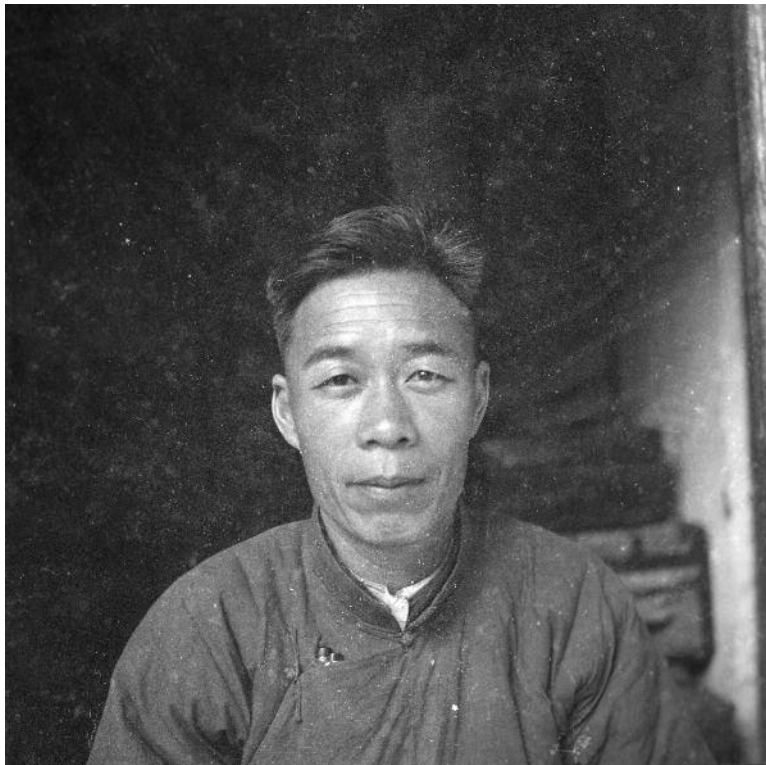


# 追念石老：

---

## 抵台後的安陽殷墟研究



1939年石先生在昆明龍泉鎮攝。

李永迪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古今論衡 第12期 2005.03

石璋如先生與李濟之、梁思永、董彥堂、高曉梅幾位史語所的創所元老，共同開創了安陽殷墟的考古研究，使考古學成爲中國學術一門重要的學科，也使安陽成爲世界古文明與考古研究必定得提及的遺址。石老的逝世是史語所、考古學界，以及中外學術界的莫大損失，象徵了史語所第一代學者在安陽殷墟發掘與研究傳統的結束。石老享年 104 歲，從民國十八年參加史語所安陽考古工作開始，終生奉獻學術研究，著作等身，<sup>❶</sup>而石老的名字也成爲安陽殷墟的同義詞。石老一生的成就不是我所能置喙，僅希望能透過對石老抵台後學術研究的綜述與回顧，表達我對石老的敬意與追思。

史語所在安陽田野工作的時間雖然僅有十年，但由於發掘了小屯宗廟宮殿區的大規模夯土基址，數以萬計的甲骨，以及西北崗侯家莊的商代王陵，使這十年間的發掘成果，成爲瞭解商代文明，尤其是王室貴族文化的重要依據。史語所考古組在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中斷了安陽的發掘工作，以後隨中央研究院輾轉遷移，最後渡過台灣海峽，來到南港現址。自考古組離開安陽以後，石老與其他考古組學者便沒能重返殷墟，也因此無法繼續殷墟的第一手發掘工作。然而在前輩學者的捨命維護與悉心照料之下，安陽發掘的重要田野材料以及絕大部分的原始記錄，竟然在歷經戰亂、流轉中國各地以後得以保存，使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長期大規模、有系統田野發掘的成果，能在台灣持續出版，光是這一事蹟，即值得後人大書特書。



由左至右為：高去尋先生、石璋如先生、張光直先生、呂承瑞小姐。

❶ 石老著作目錄可參見：宋文薰等，〈石璋如先生著作目錄〉，《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考古、歷史、文化》（台北：南天，2002），頁 xvii-xxii。

石老於民國三十七年即隨史語所來台。依石老的追述，當時倉促接到通知，幾天後即動身抵台，從此展開了在台灣長達 56 年的學術生涯。<sup>②</sup>石老在「新學術之路」中總結自己的研究歷程，說到「挖、整、調、接、教、告、研」等七個階段，<sup>③</sup>而在台灣將近一甲子的這段時間，正是石老集中精力，出版發掘報告（告）與進行研究工作（研）的時候。如同其他安陽考古第一代的學者，石老絕大部分的學術著作是在抵台以後完成，論著涵蓋的範圍極廣，從田野考古、民族誌調查、傳統手工藝研究、佛教藝術、乃至於學術史等等。如果說當代還有如同文藝復興時期的全能學者，石老必定能在這份屈指可數的名單上名列前茅。我在這裡僅能就自己的專長，很簡單地談談石老定居台灣以後、他所進行有關安陽殷墟的研究工作。

如果將石老的著作稍加分門別類，他有關安陽殷墟的研究大概集中在下列幾個部分：安陽田野資料的整理與出版；殷墟鑄銅工藝的研究；商代車馬的復原與研究；以及殷墟建築的復原與研究。而有關殷墟建築與商代可能存在觀察天象行為之間的聯繫，更是石老晚年研究工作的重心所在。

石老在到達台灣以後，自民國四十八年開始，陸續出版了《殷虛建築遺存》（1959），《北組墓葬》（1970），《中組墓葬》（1972），《南組墓葬》（1973），《乙區基址上下的墓葬》（1976），《丙區墓葬》（1980），《甲骨坑層之一》（1985），《甲骨坑層之一附圖》（1986），《甲骨坑層之二》（1992），《侯家莊第九本》（1996），《侯家莊第十本小墓分述之一》（2001）等專書。<sup>④</sup>同時期出版的安陽發掘報告，還有梁思永先生整理，高曉梅先生完成的侯家莊大墓。石老所負責整理的，主要是史語所小屯遺址發掘的部分。中原地區經過長時間人口密集居住，考古遺址、尤其聚落遺址的文化層堆積深且厚，早期晚期現象相互重疊交結，發掘起來，往往千頭萬緒，困難重重，而史語所考古組的安陽發掘，原本是中國考古學者在中原大規模發掘的第一次，其中難度格外大。在石老的發掘報告裡，我們看到石老抽絲剝繭，將數十年前田野工作中收集到的各種訊息細細爬梳，一一歸位，重現發掘現場，並尋求合理的解釋。由於石老縝密的思緒，鏗而不捨的堅持，這些原本千絲萬縷的蛛絲馬跡得以透過文字、圖像的出版，具體地呈現給後來的讀者。而更由於石老堅守忠

② 石老曾述及當時前往台灣時間上的緊迫，見陳存恭等，《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 317-319。

③ 石璋如，〈我在史語所〉，《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紀念文集（下）》，頁 639-654。

④ 詳細書目參見〈石璋如先生著作目錄〉，《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考古、歷史、文化》（台北：南天，2002），頁 xvii。

於出土考古記錄以及不諱過飾非、忠實記錄發掘與研究過程的原則，使後來的學者得以充分利用發表的材料，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今天我們回頭檢視這些報告，它們的整理、寫作、繪圖、編排，充分恪守考古工作者詳實記錄、客觀科學報導的原則，而在文字敘述、圖版線圖、材料完整發表上，也樹立了田野考古報告的最高標準，揭櫫了史語所安陽考古的旗幟與成就。

從石老的著作中，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中國第一代考古學者在學科草創階段的開發與成長，我們也看到石老爲了詮釋考古材料，追根究底、旁徵博引，進行多方面的探索。現代考古學往往強調各種不同學科的科技整合研究。其實石老早在民國三、四十年代即已開時代的先河，嘗試超越學科界線，利用不同學科的研究成果來復原解釋考古材料。這點在石老安陽商代鑄銅工藝的研究中，可以明白看出。

石老在安陽小屯宗廟宮殿區所發掘的小屯東北地鑄銅遺址，是中國考古史上發現的第一個鑄銅作坊。史語所考古組在小屯的多次發掘，都發現了若干鑄銅作坊遺物，<sup>⑤</sup>而第十三次發掘以後，在石老的主持下，由於採用了大探方的平面發掘，才真正的找出了鑄銅作坊的位置。<sup>⑥</sup>當時學術界對於商周時期青銅器的製作技術還沒有清楚的認識，許多西方學者依然本於希臘羅馬金屬工藝的模式，認爲商周的工匠使用失蠟法。<sup>⑦</sup>小屯鑄銅遺址出土數千塊陶範，包括母模、外範、泥芯等各個部位，爲瞭解商代鑄銅工藝提供第一手資料。然而商代泥範鑄造的研究在當時是無前例可以遵



1997年8月攝於籌備歷史文物陳列館展示期間，大陸出土器物一部。

- <sup>⑤</sup> 李濟，〈民國十八年秋季發掘殷墟之經過及其重要發現〉，《安陽發掘報告》2(1930)，頁219-252；郭寶鈞，〈B區發掘記之一〉，《安陽發掘報告》4(1933)，頁579-596。劉嶼霞，〈殷代冶銅術之研究〉，《安陽發掘報告》4(1933)，頁681-696。
- <sup>⑥</sup> 石老提及在第十三次發掘才得以實行大規模「平翻」的發掘方式，以100平方米爲發掘單位，見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發現——附：論小屯地層〉，《中國考古學報》2(1947)，頁7。
- <sup>⑦</sup> L. Aitchison 於1960年出版的 *A History of Metals* (London: Macdonald and Evans) 仍主張中國古代的青銅器是以失蠟法鑄造。



(說明同前) 1997年8月攝，台灣出土文物一部。

循。在「殷代的鑄銅工藝」一文裡，我們清楚看到石老是如何嘗試解決一個前所未有的學術課題。<sup>8</sup>石老首先從青銅原料的來源入手，廣泛參照現代及近代有關礦業的文獻，將銅礦錫礦的位置與安陽的遠近關係清楚標示，從而認為在與安陽相距200公里至100公里圓周範圍裡的礦源是最可能為殷人所利用的，

他同時認為甲骨文中記載有關工方的征討，也可能與取得礦產有關。石老其次參考了早期科技史著作如《洞天清祿集》、《天工開物》裡的相關記載，檢視小屯鑄銅遺址的相關遺物，辨識出陶模、外範，並走訪從事古董複製以及現代鑄造的專業人員，嘗試自己用泥料製作母模外範。石老從雕刻製模開始，再翻模製作外範，並將初步的實驗結果做了簡單清楚的描寫。石老進行這樣的考古復原實驗是早在民國四十年間，他恐怕是世界上嘗試用復原實驗的方法研究商代鑄銅的第一位學者。石老因此確立了商代工匠使用泥型塊範法的鑄造技術，他的論證普遍獲得中外學者的認可。<sup>9</sup>

石老追根究底的科學精神也同樣反映在他對商代車馬的研究。「殷代車的研究」這篇文章的一開頭就這樣說：

我感覺到研究自然科學著重實驗，考古學的研究又何嘗不著重實驗呢？凡沒有實驗的結果做根基，理論總是飄浮的；反之沒有理論作領導，實驗又何從著手呢？故兩者不可偏廢。我研究殷代的車，最後的階段就是靠著實驗而改進的。<sup>10</sup>

<sup>8</sup> 石璋如，〈殷代的鑄銅工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6(1955)，頁95-129。

<sup>9</sup> Barnard 在他的書中廣泛地引用了〈殷代的鑄銅工藝〉中的論點與陶範的復原。見 N. Barnard, *Bronze Casting and Bronze Alloys in Ancient Chin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Monumenta Serica, 1961). 惟根據目前對商代塊範法的認識，〈殷代的鑄銅工藝〉中陶範復原的細節，例如陶範背面透氣孔的設置，不全然正確。

<sup>10</sup> 石璋如，〈殷代車的研究〉，《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9(1979)，頁9。

石老簡單的幾句話，異常精闢地點出了考古學中理論與實驗的關係，也很明白地提示了實驗考古對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性。

石老初到台灣時，在商代車馬的研究上投注了相當大的心力。<sup>11</sup>史語所安陽小屯發掘所找到的車馬坑，同樣也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的頭一遭。石老面對小屯 M20、M40 兩坑出土的車馬器，一開始完全不知如何下手，連名稱都不知如何給：

最初我對於車器毫不認識……困擾了若干歲月而不能解決……一直到民國五十六年，有了充裕的時間和較廣闊的地方，遂把小屯的車器完全開箱，擬作一個坑，一個坑的澈底整理。先把車坑的田野照像，和田野所繪的出土現象圖放大，釘在木板上；然後照著這兩張圖，把實物一件一件的對著擺，並仔細的觀察，同時再默默的回憶田野出土時的情形，又隨時參考其它的資料……才打破根深蒂固的一車四馬的頑固觀念。<sup>12</sup>

石老經過許多年對出土現象不斷地琢磨與思考，才算釐清了車子的結構與車馬器的位置。在得到初步的結果以後，石老即著手進行殷代馬車的復原，並租了兩匹馬來試車。試車的過程中，他發現必須在軛腳之下襯上頸圈，才能減少馬具在馬身上的摩擦，方便駕車，試車的結果也驗證了他對幫助馬車煞車及後退的曾帶的復原。<sup>13</sup>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陸學者基於不同的考古出土材料，曾對石老車馬的復原有不同的意見。<sup>14</sup>石老撰文回應，除了感謝他們的賜教以外，也指出考古出土材料確實表示不同形式車馬的存在，不能一概論之。<sup>15</sup>我們翻看石老發表的原始資料，也必須同意石老的堅持有他材料上的依據。

大陸考古學者經常以「土中找土」來形容中國考古的田野工作。石老做為第一代安陽考古學家，可以說是「土中找土」的開山祖師。辨認夯土是史語所考古組在安陽頭幾次發掘的首要任務，而對夯土的認識也由洪水說<sup>16</sup>慢慢成熟為建築基址說<sup>17</sup>。

<sup>11</sup> 石老關於殷代車馬的文章有〈殷代的弓與馬〉(1964)；〈殷代的車〉(1968)；〈小屯第四十墓的整理與殷代第一類甲種車的初步復原〉(1969)；〈說車器〉(1971)；〈殷代第一類車的輿盤之演變〉(1974)；〈殷代的第二類車〉(1976)；〈殷代車的研究〉(1979)；〈從殷周戰車論牧野之戰〉(1987)；〈殷車復原說明〉(1987)。詳細書目參見〈石璋如先生著作目錄〉，《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考古、歷史、文化》(台北：南天，2002)，頁 xx-xxi。

<sup>12</sup> 石璋如，〈殷代車的研究〉，頁 9-10。

<sup>13</sup> 石璋如，〈殷代車的研究〉，頁 22。

<sup>14</sup> 楊寶成，〈殷代車子的發現與復原〉，《考古》6 (1984)，頁 546-555；張長壽、張孝光，〈殷周車制略說〉，《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頁 139-162。

<sup>15</sup> 石璋如，〈殷車復原說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2 (1987)，頁 253-280。

<sup>16</sup> 張蔚然，〈殷墟地層研究〉，《安陽發掘報告》2 (1930)，頁 253-285。

<sup>17</sup>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發現——附：論小屯地層〉。

從辨認夯土到復原小屯建築基址，石老做了極大的貢獻，現在我們對於安陽小屯宗廟宮殿區的理解，完全仰賴石老的田野工作以及他在《殷墟建築遺存》及後續研究論文裡所做的整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考古學家對史語所十五次安陽發掘做了這樣的總結：

這十五次發掘，持續十年，規模宏大，收穫豐富，其業績將永載史冊……它所獲得的成就，表現了我國老一輩的考古學家的深邃的學識智慧、堅韌不拔的毅力、傑出的組織才能和宏偉的氣魄。<sup>18</sup>

而對石老整理小屯基址的成果也提出這樣的評價：

從 50 年代起，石璋如全力以赴，對這一遺址所發現的各種遺跡現象，作了全面而精細的整理，先後編寫出《殷墟建築遺存》一冊以及墓群的正式報告四冊，陸續在台灣出版，為我們提供了詳盡的科學資料。<sup>19</sup>

鄒衡先生則對石老的田野工作有這樣的描述：

他在田野中費盡了心力，創造出一整套田野工作方法……科學的中國田野發掘，尤其是遺址的發掘……是由石璋如先生完成的。<sup>20</sup>

梁思永先生在後崗的發掘，提出來三疊層的關係，對中國考古學方法進一步完善當然是十分重要的。但這畢竟只是開始……小屯的地層遠比後崗複雜的多……石璋如先生的貢獻，就在於他結合小屯的實際情況，成功地把小屯的平面和剖面結合起來，徹底地實行了「整個的翻」的設想……至此，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考古學遺址的發掘方法已漸臻完善，從而使中國的田野考古學進入世界考古學的先進行列。<sup>21</sup>

能夠得到同樣終生奉獻給考古工作的同行如此的評價，這大概是對石老終生成就的最高肯定。然而石老對於自己長年努力所總結有關小屯基址的成績並不滿意，他在《殷墟建築遺存》的〈總述〉裡說道：

<sup>18</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頁 13。

<sup>19</sup> 《殷墟的發現與研究》，頁 53。

<sup>20</sup> 鄒衡，〈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祝賀石璋如先生百歲壽辰〉，《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考古、歷史、文化》（台北：南天，2002），頁 1。

<sup>21</sup> 〈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祝賀石璋如先生百歲壽辰〉，頁 2。

「經過整理之後，感覺有許多缺欠，希望日後再行發掘殷墟時候把它彌補起來，倘是自己沒有再行發掘的機會，寄望日後發掘殷墟的考古家予以注意」。<sup>22</sup>

這是何等的胸襟，又是何等實事求是的精神。

石老渡過了超過一世紀的生命，他的生平經歷，他的學術成就，他留給我們的典範與形象，豈是一篇短文所能夠一一敘述。曾與石老接觸過的人，大概都能馬上體驗到石老的平實與謙虛。石老曾自比為「老園丁」，說他是「不論陰晴，照常下田耕耘，幸而尚有小的收穫」。石老離開了我們，但是說他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是一點不為過。僅用石老曾經說過的一段話做為結束，因為再沒有比石老自己所說的，更能表達石老一生孜孜不倦、奉獻學術的精神。

「我是一個很笨的人，作些很笨的事，自愧對於史語所毫無貢獻可言。人已老了……只好仍留在侯家莊和小屯兩地，走來走去兜圈子。因為這是隨從諸前輩開墾而成的大好園地，過去曾有一段輝煌的日子，不能不加愛護。現在諸前輩都走了，道路也荒廢了。雖然無人問津，但就我這一個老園丁的職責而言，不能任其荒蕪不管，所以每天仍與諸位故舊不論陰晴，照常下田耕耘，幸而尚有小的收穫。因為它是一處沃壤，相信將來一定會繁榮的」。<sup>23</sup>



1993年12月20日，石先生與賈蘭坡在學術活動中心第八會議室。

<sup>22</sup> 石璋如，〈總述〉，《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乙編：殷虛建築遺存》，頁22-23。

<sup>23</sup> 石璋如，〈我在史語所〉，《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紀念文集（下）》，頁654。